

平凡的北極帶

戈爾巴托夫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戈爾巴托夫

平凡的北極帶

項·星·耀·譯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六·上海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戈爾巴托夫兩度飛往北極生活後，寫成的一本短篇集。作者在這裏描寫了許多鬥爭在開發北極的最前綫的英雄人物，他們包括：北極過冬人，獵人，醫師，無線電報員，海港建築工人，科學家，以及北極少數民族中的一些人物。這些人以堅定不移的意志和自我犧牲的精神，戰勝了北極的冰雪、寒冷和孤獨。作者通過這些人物，顯示了三十年代時蘇維埃人的新的風貌，他們的英雄主義，那種正直、善良和勇敢的性格以及熱愛生活的態度，這是值得每一個人效法的。因此，本書在蘇聯發表後，立即獲得了廣大讀者的歡迎，成為蘇聯年輕一代人的愛好的讀物之一。

Борис Горбатов

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АРКТИКА

根據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3 年版本譯出

平 凡 的 北 極 帶

戈爾巴托夫著

項 星 耀 譯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漢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登號

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979

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13 7/16 插頁 1 字數 232,000

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-10,000 定價(5) 1.30 元



Бор. Лопатин.

统一书号：10078·979

定价：一元三角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目次

大水·····	一
奧果列奇地方的分婉·····	五四
友誼·····	七三
商人羅巴斯·····	一〇六
咱們同電報員伏符尼奇·····	一五二
從普列尼雅來的卡爾布享·····	一九七
談話·····	二三四
「格羅莫巴」號上的水手長·····	二三八
薩旦那烏的回來·····	二四七
隊長泰雅思·····	二六一
決鬥·····	二九五
審問斯捷潘·格羅霍特·····	三一五

達莎.....	三四四
兩個男人的故事.....	三七〇
熱鬧的城市將在這裏建立起來.....	三九一

大水

在北極，每年都有一個月是完全不能出門行路的。

你們想這是哪一月呢？這是……七月。正確些說，這是從六月二十日到七月二十日。在這個時候，狄克遜就變成了孤島。

這時，輪船還沒有通航，飛機已經停止飛行，狗橇也不能來回跑了。一句話，七月裏人們待在家裏等着。七月，這是完全不能出門行路的一個月，可同時又預感到平坦的大道就要出現了。

這沒什麼可驚奇的，北極的日曆上一切都恰好相反。這裏陽光最充足的月份是四月，最陰沉的天氣是在八月，這裏到十月就交冬了，可是羞怯的、給漫長的路途折磨得疲憊不堪的春天，要到六月底才勉強來到這裏。在這裏，七月是個轉折的月份，是一年的分界綫，它蘊藏着偉大的希望和捉摸不定的激動。

特雷恩大叔就在這個時候穿上高統白鱒魚皮靴，靴子上厚厚的塗上了一層魚油，拿起步槍、木棍和煙草，揹上旅行口袋，從東海岸那邊動身了。

「特雷恩大叔，你打算上哪裏去啊？」一個年輕小伙子迎面走來，見了他覺得很奇怪，這人是他

打獵地上的鄰居，才頭一年在這裏過冬的。『這種天氣，有誰出門去呢？』

『我去，』特雷恩大叔簡單地回答說，『我走了十三年了。』

『那你到哪裏去呢，特雷恩大叔？』

『到狄克遜去。』

『你瘋啦，老爺子！一百五十公里路程呢！待在家裏吧，輪船馬上通航了。』

『好寶貝，』特雷恩大叔覺得奇怪，『我哪能不去呢？我不去，那該誰去呢？』

『但幹嗎要去啊？』

『一定得去，你這人多怪！兄弟，咱東奔西走了一輩子了。早先在村裏住的時候，也總跑來跑去。要是我不去，那有誰去呢？』他一邊叨咕，一邊不耐煩的打量着道路。他覺得把事情解釋清楚沒多大意思。『你有信要捎到狄克遜去嗎？』他神氣十足地問。『你交給我，我好趕路，拿來吧。』

『信件？』鄰舍吞吞吐吐地說。『沒有，哪來……好吧，你反正總是要去的，那就把這紙條捎去吧。到了那裏，請你拍發……』末了，又小聲地說：『叫她來吧，叫娜斯嘉……』

特雷恩大叔笑了笑，收起電報，就動身了。

他一邊走，一邊咧開滿嘴的鬍鬚哼着自己編的山歌：

到藍色的海邊是一段漫長的路啊……嘩啾！

到峻峭的島嶼是一程艱難的路喲……噲喲！

電報桿兒，你在哪兒，在哪兒，神聖的電報桿兒？

噲噲喲！

凍土帶上，春天了。大大小小的溪流淙淙作響。河流在山崗裏呻吟着，冰逐漸裂開了。蓋着層薄薄的冰霜的小湖沼出現了斑點，顫動起來了，靜止不動的水塘融化了，散發出一陣陣苔草和泥土的氣息。

到處是水。腳端在青苔上，青苔就滲出水來。動一下草墩，草墩也滲出水來。小心翼翼的把腳踏上冰塊，冰塊底下也冒出水來，這是聲音清脆的春潮。如今整個凍土帶成了一片無邊的沼澤。沼澤鬆軟而柔軟，在靴子底下發出喀喀喀的聲音，沿澤上面蒙着一層去年的黃色敗草和春天柔嫩的、像小鷄身上的絨毛似的青苔。

春天畏縮和猶豫地邁上凍土帶。它不時停下來，向四面觀望。要是忽然碰到一陣北風，它就嚇得屏住聲氣不動彈了，一遇見東方刮來的暴風雪，就趕緊縮緊身子，可是不管怎麼樣，它總是在走着，走着……雪已經爬下山溝，但還沒有融化。岸上漫延着一片雪水，但是冰還很堅硬。雁羣已經出現，但是蚊子還沒有。

河道的冰塊底下，眼睛看不到的地方，正在很起勁的活動着。水文學家發覺氣溫增加了，海灣裏水中的鹽份減少了，這些都是春天正在到來的可靠標記。

可是東海岸的漁獵場和過冬所，沒有水文學家，那裏最可靠的標記就是特雷恩大叔。

『就要發大水了，』人們躲在屋裏快活地談論着。『特雷恩大叔已經來過了。』

前天人家在別盧齊海灣見到他，昨兒他的歌聲響到了索波其那·卡嘉。他總在發大水前二十天動身。他有他自個兒的算法。算法沒有一次不被證明是正確的。你們可以在日曆上做個記號，拿斧頭在木棍上刻條刀痕——二十天一過，正在特雷恩大叔走過的那些地方，大水就來了。

他沿着泥濘的海岸走去，唱着：

喂，你這甦醒過來的凍土帶啲……噲！

你這泥濘不堪的路啲……噲！

把我的一雙腳浸濕啦……

噲噲啲！

雁羣在天空喧嚷。野鹿在山背後慢條斯理地嗥叫。海鷗尖聲尖氣鳴咽着。北極的鴟梟神氣活現地拉開自己豪華的春裝，掠過河道，落到微帶綠茵的烏黑的山岩上去。伶俐的北極鼠，兇惡的吱吱叫着，打腳邊竄過來奔過去。一隻肥胖的白鷗鵠從苔草墩下振振翅膀飛了出來，在雪地上亂跑，一搖一擺活像個老閻娘。

『喂，太太，慢一點！』特雷恩大叔在牠背後吆喝，一邊急忙從肩上取下槍來。

可哪來得及呢！鷓鴣嚇得跌跌撞撞，往上一飛，就不見了！

伶俐的小山鵲，長着尖鼻子，像那些嘮嘮叨叨的婆娘似的，老在腳邊纏繞不清。短尾旅鼠披着紅大氅，像個饒舌的女人不時地嘰嘰喳喳叫嚷。衣衫襤褸毛髮不全的北極狐奔了過去……所有這些活的和醒轉來的東西，都在忙碌着，奔走着，又是叫，又是唱，歡迎着春天的來臨。連河裏的冰塊裂開時，也發出了清脆的歡樂聲。

一切都沒有錯，都準時出現了。特雷恩大叔鬍髭邊沿着心滿意足的笑容。

他朝着紅銅色山岩底下一座小木頭房子走去。

「喂！」他拿起木棍敲門。「這屋裏的主人在家嗎？」

他等着回答。但屋裏靜悄悄的。煙筒口飄起一縷淡淡的淒涼的青煙。屋子旁的雪堆已經開始溶化，發銹的食物罐頭打雪堆裏探出腦袋來。它們正跟福壽草一樣，要到春天才有出頭的日子。

「屋裏沒人嗎？快答應啊！」老頭兒一邊不耐煩的拿木棍打門，一邊又喊。

門開了，門口出現了一個垂頭喪氣、披頭散髮的小伙子。

「喂，你好，阿爾西尼！」

「你好！」小伙子愛理不理的答着，把客人讓進屋裏去。

「你這麼接待客人可不像樣啊，」特雷恩大叔責備他說，他從肩上卸下槍支和旅行袋。「有什麼不樂意的呢？」

他又好笑，又關心地看了屋子跟小伙子一眼。桌上擺着堆信件、電報和照片。照片上是個翻鼻孔女人，軟帽下露出一縷縷頭髮，有幾張穿着皮襖，有幾張穿着紗衫，肩膀露在外面，閃閃發亮。又有一張是靠牆站着的。她裝腔作勢地、羞澀地笑着。

「噯呵！」特雷恩大叔哼了一聲，就坐到爐子邊的木板上。

他什麼也沒有問。可是他全都明白了。他還曉得這回阿爾西尼又要委託他做什麼事了。他脫下靴子，把它擱到爐子邊上，就不作聲了。他在等待，眼睛看着窗口玻璃上一條條混濁的水流怎樣朝下淌，耳朵聽着屋頂上的水點怎樣滴滴嗒嗒往下掉。

阿爾西尼一聲不響的在屋裏來回忙碌着，他把茶壺擱在火上，把茶杯、麵包和肉擺上桌子，然後滿不高興的朝凳子上坐。

照例，特雷恩大叔會問他：「喂，如今打獵可好？」可是這回他沒有問。阿爾西尼不作聲，他也不作聲。

「她不愛我了，」阿爾西尼叨咕說。「你別開口，特雷恩大叔，請你別跟我爭辯……」

「咱沒跟你爭辯呀。」

「我告訴你：她是隻母狗！就是這種傢伙！」

「你去年也這麼講過。可是你錯了。」

「如今不會錯了，不會了。我化了兩個禮拜來捉摸這件事。把信都收拾攏來……一封接着一封

的看，『阿爾西尼嚼咕。』『我不吃不喝，也不上屋外去……老是讀着……讀着……』

『弄清楚沒有呢？』特雷恩大叔問，覺得有些好笑。

可阿爾西尼沒聽出他在笑話他。

『這兒，』他說，『這兒。你自己去看吧，老頭兒。』

他把信件攤在桌上。就跟檢察官攤出證件來一樣。

『瞧這個，』他慌忙說，『這是十月二十日的信。今年頭一封信。你瞧結尾：「熱烈地熱烈地吻你」，是嗎？看見沒有？熱烈地熱烈地……可是這個，十二月十九日的信。這是：「緊緊地吻你」……不是熱烈地，老爺子，只是緊緊地……看見了？』

『怎麼，這沒那個好？』

『這是最後一封電報，五月份的。你讀讀看：「吻你」。簡簡單單，吻你。什麼也沒有。可你看見日子嗎？五月三號。五月是個什麼時候！……她頭腦昏了，找到情人啦。這還不明白？』他洋洋得意地問。這是種痛苦的得意！『不，你自己瞧吧，自己……』說着，就把信塞給特雷恩大叔。

特雷恩大叔不慌不忙的從懷裏掏出眼鏡，架上鼻梁。他看看信。可不是！十月二十日是『熱烈地熱烈地吻你』，十二月十九日是『緊緊地吻你』，到五月三號就乾脆『吻你』，什麼也沒有了。

『是嗎？』阿爾西尼激動地問。

他要的是什麼樣的回答呢？安慰他，還是肯定他這個惡意的猜測呢？特雷恩大叔非常認真的把

信放在手裏翻來轉去地看，一聲不響。

「是嗎？」阿爾西尼又問了。

「這是春天……」老頭子總算開口了，「是春天在你心裏掀風作浪呢，小伙子。」

「春天？」阿爾西尼慌張地問。「這跟春天有什麼相干？」

爐子上茶壺響了。特雷恩大叔把它放到桌上，就吃了起來。阿爾西尼什麼也沒吃，儘拿了信翻來覆去看着。

「你別跟我爭辯，別爭……」他叨咕，「我把這些信一字不漏地都讀過了。信裏的每個字我都挑出來捉摸過。這些話可不是隨便說的。每個字都有意思。」

「這是到了你的手裏，才每個字都有意思的。你老婆不過隨手寫寫而已。她想到什麼，就寫什麼。」

「這哪能，老爺子，哪能呢？字是從心眼裏寫出來的。這封十月二十日的信……我通通背熟了。這是心裏很難過時寫的。她很惦記我，顯而易見，她很苦惱……」他臉色變得親熱而溫柔，灰色眼睛也泛出了藍色來。

「苦惱？對呀……」特雷恩大叔同意他的話，笑了。

「以後寄來的信，就很不安心……好像她做了錯事似的。她一定做了什麼見不得我的事。這沒有錯。可最後一封信，却滿不在乎，好像寄不寄都無所謂。她告訴我：她看電影去啦。」

『怎麼？她連電影也不准看嗎？』

『可給我寫這個幹嗎？我又不去看什麼電影。好，去吧，看電影去吧，』他忽然衝着門口嚷嚷，好像跟老婆吵了好久，現在又接下去吵似的。『你跟我寫這個幹嗎？我讀到了，心裏舒服嗎？』

『小伙子，你太激動了，』特雷恩大叔搖搖頭。『這是因爲生活孤獨。有時……』爐子裏魚鱗劈劈啪啪爆裂，黑炭鬆散開來，最後閃了閃明亮的火光，就滅了。

『你上狄克遜去，特雷恩大叔？』阿爾西尼小聲地問。

『上狄克遜去。』

兩人都沉默了。

『你捎信件去？』

『捎去。』

又是沉默了很久。

『你在那裏等回信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特雷恩大叔站起身，走到吊床邊。他鋪上外套，整理好床鋪。

『那我寫信了……』特雷恩大叔，『阿爾西尼猶豫地，像幹錯了事一般說。

『寫吧，寫吧……』

特雷恩大叔睡下後，阿爾西尼一直在寫電報。他寫了又撕，撕掉又寫，咬了咬筆桿，又再寫下去。凡是人所有的表情，都在他臉上交替輪流的出現着：從溫柔的愛情到強烈的憎恨，從瘋狂的失望到平靜的期待都有。

過了四個鐘點，老頭兒就起身了。時間不多，可路很遠。阿爾西尼送他出去。兩人一聲不響地走着。他們到了海岸邊才分手。阿爾西尼把老頭兒的手握得緊緊的，盯着他的眼睛問：

「那我等你回來？」

「等吧，小伙子，等着吧……」

現在老頭兒的路是要一直走，穿過海灣去。

阿爾西尼還在高高的海岸上立了很久，看着這老頭兒怎樣在冰面上一歪一拐地走過去，怎樣跳過裂口，繞過雪水，陷進淺灘上潮濕的雪地，跌下去，又爬起來再走。背包在他背上跳動着。背包裏裝着他的電報。

這個該死的海灣總算過去了。特雷恩大叔上了岸。他拍掉褲子和皮鞋上的雪花，坐在一塊比較乾燥的土墩上去歇歇力氣。

老頭兒弄不清，是因爲春天變壞了呢，還是因爲他年紀大了，總之他覺得路越來越難走了。

「再跑這麼一兩年，就不能再跑啦！」他一邊尋思，一邊擦掉額角和脖子上的汗水。